



林 譯  
小 說 叢 書

第 四 十 四 編



社 會 小 說

天 囚 懺 悔 錄

上 海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林紓王  
慶驥譯

# 名離

家

# 恨

本

說

# 天

五三  
分角

著者爲盧

騷之友森

彼得森氏

此書不爲

男女愛情

言也實將

發宜其胸

中無數之

哲理特借

人閒至悲

至痛之事

曲爲闡明

讀之令人

增無窮之

閱歷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出

版

冷紅  
生著

# 金

會

# 陵

小

說

# 秋

定價  
四角

閩林翠南

先生以小

說得名即

自稱冷紅

生者也先

生著作等

身惟小說

以譯述爲

多此書乃

其自撰以

燃犀之筆

描寫近時

社會述兩

軍戰爭則

慷慨激昂

敘才士美

人則風情

矯旒允爲

情文兼茂

之作

寄

售

處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

(天囚懺悔錄一冊)

(每冊定價大洋伍角)

原著者

英國約翰沃克森罕

譯述者

閩縣林紓

發行者

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
總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

上海棋盤街中市

分售處

商務印書館

※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※

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 
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

# 天囚懺悔錄

英國約翰沃克森罕著

仁和魏 易口譯

閩縣林 紆筆述

## 第一章

約翰。白。老。地。坐。於。櫃。房。之。中。手。翻。帳。本。怒。氣。勃。然。似。烈。風。雷。雨。盡。聚。其。額。際。白。老。地。貌。本。藹。然。今。則。額。紋。攢。聚。脣。吻。堅。翕。如。錮。以。精。鐵。但。見。頰。上。及。太。陽。穴。青。筋。躍。然。一。手。按。簿。一。手。握。固。似。將。毆。人。當。此。之。時。卽。舊。遊。相。遇。亦。幾。幾。不。相。識。矣。忽。爾。舉。頭。以。目。向。空。而。視。則。更。翻。帳。簿。逐。一。稽。尋。後。卽。按。几。之。鈴。以。心。中。焦。憤。手。按。弗。釋。鈴。乃。大。鳴。不。止。忽。見。散。髮。之。小。兒。奔。入。問。狀。白。老。地。曰。汝。爲。我。呼。麥。卡。其。至。小。兒。如。風。而。去。小。兒。行。時。仰。天。自。慶。吾。名。乃。不。爲。麥。卡。其。也。傳。語。後。謂。他。書。記。曰。今。日。麥。卡。其。決。無。幸。麥。卡。其。司。錢。之。人。也。人。頗。修。整。而。聰。明。在。是。中。可。十。五。年。矣。肆。中。度。支。知。之。至。悉。一。如。白。老。地。旣。入。見。主。人。怒。噴。蓋。十。五。年。來。所。未。目。覩。者。白。老。

地見麥卡其至。曰：閉其關。遂推帳籍示之。曰：此爲何？此爲何？麥卡其隨其所指。一詳視後。言曰：密司忒白老地。此非吾手筆。白老地大怒曰：誰書之？麥卡其相視無言。白老地以拳抵几曰：言之。汝非噁者。蓋肆中十五年來。初未聞白老地哮怒如是者。而麥卡其仍無言。後此白老地狀如風狂。麥卡其始曰：此帳本恆非我所習。帳非吾書。或非主人。則必密司忒愛林登書之。白老地曰：汝意謂非我者。則決爲愛林登矣。麥卡其又無言。白老地命坐。此座卽愛林登常坐者。白老地曰：茲事吾不能不加詳究。此中似有虛冒。麥卡其曰：然。白老地曰：汝觀此弊。非吾同夥構之耶？麥卡其以目上仰。不復置對。白老地曰：汝觀此弊。構於何時？麥卡其曰：吾乃弗知。此帳乃出之新近之手筆。白老地曰：汝觀其人。近日何作？麥卡其又不言。白老地曰：果知者。恣言之。吾爲肆中之老。每事豈能外我？麥卡其曰：我亦得之人言。愛林登賭賽馬。乃大負。白老地曰：彼平日葉子戲足矣。乃復爲此戲耶？汝以人呼愛林登至。言我薄暮欲他適。趣來見我。十點開車。吾九點專候於是間。麥卡其既

行。白老地曰。奇哉。幸爲吾揭。不爾者。吾肆空矣。語次。閒行。爲狀至憤。白老地之怒。亦自有故。以今日。卽欲海行。赴中國之上海分行。有一種貿易得息。在萬金以上。故不能久久淹留於此。臨行。稽帳籍。始得此數。竅計更蔓延不治。則肆中根本。亦立動。此肆數十年之經營。始有今日。本冀愛林登爲其臂助。且一身外。出全局。屬諸其身。今忽萌此異心。則大局良岌岌。於是閒行可半日。步武少緩。腦熱亦稍降。似得一法。則握其右拳。向其左手。曰。我尙宜行也。遂坐而作書。與愛林登。甫作書。而封面已誤。則取而碎之。更易一封。始就。復徘徊屋中。待愛林登。

## 第二章

在十五年前。約翰白老地。喪父。父爲中國大商人。咸稱之曰。中國白老地。業轉運。以有易無。死後。遂以業遺其子。白老地受事。頗懇懇。無敢戲豫。未幾。貿易愈大。日虞資本之弗足。則別覓一聰明才幹多資之人。爲夥。朋友遂薦亞姆斯。愛林登充選。愛林登父死。遺產二萬鎊。人人稱其幹略。於是愛林登遂爲倫敦中分行之合

夥。而上海分行。則別爲一人。愛林登入夥十年。勤敏無過。已而悼亡。且無兒女。既已無家情。遂放恣。於是白老地不悅。二人時有間言。白老地雖於上海有分行在焉。乃未嘗一至中國。然在東方商務中。其肆名殊貴。商業中人。雖未面白老地。而咸聞名。白老地久久欲行。以事集不能抽身而出。忽聞上海同夥死。則不能不自行。且上海分行。方爲賣空買空事。稍一不檢。失敗滋大。白老地既得電。卽備東行。家中律師曰亨利佛利爾。行時遂託以家事。並以所收藏之古董貨物。一一納之篋笥。古玩中有重寶。則加以簽載。上以圖書。親送至藏珍之所。取具收掌。遂以住宅賃人一年。以東歸尙一年之久也。百事既就理。瀕行時。忽聞其同伴作如是狡獪。則大怒不可遏。抑且數月以來。愛林登治事至疎懶。無復振刷之氣。初以爲家庭多故。心志沮喪。亦不之疑。諸事仍委託之。時鐘交六點。聞書記房中。几榻挪動聲。知事竣。且行。忽聞扉外有叩戶聲。白老地曰。入之。麥卡其進門。見主人餘怒未息。則俯首不復敢仰。麥卡其曰。書記生言。主翁有萬里外之行。均來敘別。白老

地初聞而攢眉。已而改容。自至於書記所居之地。言曰。孺子行再相見。老夫行後。汝輩宜治事如故。老夫不久歸矣。遂人人與之接手。下至走使之。人亦一一加禮。全肆之人咸頌曰。主人平安。語後。魚貫而出。其與白老地最後引手之人。年鬢稍長。其人曰。金克司。惜別之殷。二目淚泫。蓋供事於此四十年矣。白老地曰。金克司。汝裝釘貨箱。至第幾號矣。曰。至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一號。白老地曰。更加一號。卽成爲偶數。偶者吉語也。金克司微笑。白老地曰。汝取一空箱。內傳以鉛箱。其上但加以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二號。置吾室。吾或有他物納其中也。汝趣備之。金克司遂走取箱鉛而去。麥卡其曰。我能否在此爲主人助力。白老地曰。所遺童子延愛林登者至乎。麥卡其視表曰。童子去已移時。胡乃未歸。白老地思久之。言曰。汝爲我至律師亨利佛利爾家。延之至是。我尙有言。麥卡其行可五分鐘歸。言律師已赴蘇格蘭。歸必三日。白老地不悅。說麥卡其曰。汝可勿候。愛林登不審以何時來。吾將歸取行篋等事。斯須卽來。吾未行之先。必與愛林登辦過是事。吾一切家事。

已盡屬之亨利佛利爾矣。君輩於我去後。以謹守舊規爲上。麥卡其曰。主人將首塗。而肆中乃有此謬爲。事殊非幸也。白老地曰。豈特非幸。實則可殺。然我弗行。則損失乃更鉅。今上海經理人一死。余動息皆弗甯。不審彼間如何者。上海商務較此爲巨。後此吾將以上海商務爲主。以此間爲輔。吾後此尙欲永駐上海也。麥卡其我出後。此肆中事。汝爲我照料之。可也。麥卡其曰。如約。白老地曰。汝告闖者。肆中通耶魯街之邊門。勿鏑。吾來時。卽自是門入。此數書。悉付郵政。又言曰。容再相見。白老地聞麥卡其足音漸遠。門聲礚然。知已出矣。

### 第三章

逾數分鐘。白老地亦出。以市車行。未及一句鐘。卽以原車歸。御者取行篋數事入門。白老地囑御者。以車候於門外。歸時。已八句鐘。而愛林登尙未來。白老地無事徘徊屋中。焦煩無匹。實則愛林登以午間出。已與白老地話別。謂見面須在經年以外。白老地以愛林登未交午而行。所事亦已料及。二人以上海事商酌至四日。



未行之先。白老地因餘閒檢點帳籍。遂得愛林登弊病。時至八點半。去火車之期至邇。白老地怒極切齒。忽聞邊門聲動。梯級中足音似非生人。則愛林登入矣。人既高碩。儀觀亦偉。作晚裝至佳麗。固知此來必有事。乃佯爲弗知。言曰。老頭子。汝尙在是。吾以爲已敍別行矣。適聞見招。肆中尙有何事。白老地以目注視。目光中隱含怒氣。愛林登見狀。則以目視地。白老地初則鬱勃。及見愛林登而轉無言。防兩電相觸。必且礪然作巨聲。矧又自重。不輕發吻。揭人之短。顧彼此無言。各懷疑憤。愛林登曰。汝爲此狀。竟何爲者。白老地切齒作啞聲曰。坐。愛林登即坐其向所常坐之榻。白老地啟鐵櫃。出帳簿。擲示愛林登。言曰。汝適云何事者。請視此帳目。此也。句此也。句此也。句然則汝直擻豎之小人。尙問我何事耶。愛林登汝敢爲此事。我何能釋然於汝。汝年來擅用股本。幾敗肆中之名。然明取可也。今乃爲僞帳。何也。毒言既出。直如火山吐燄。亦不自知其所以然。復言曰。我若不處爾犴獄之中。亦不更姓爲白老地矣。汝以爲吾行。可以恣汝盜賊所爲。我今專伺汝於此。必

縛爾置之囹圄。始已。汝可鄙下流之無賴子。語至此。爲怒氣所梗。幾不能出。握拳而前。將欲擒取愛林。登此時。但聞一聲異響。一股藍煙。白老地仆於地上矣。初白老地擲示帳簿時。愛林登視之。撫鬚不能答。今日剛從賽馬場大北而歸。以酒自解。已洪醉矣。一見帳籍。知終身已毀。不復可以面人。近座有案。其中夙儲手槍。則陰取而出之。以平日逋負已深。又侵蝕肆中資本。備此爲自裁計。今見白老地起而撲取其身。即用槍自衛。以槍口向敵。此彈本以自殊。不期死其同伴矣。愛林登見誤傷白老地。則大驚。伏而視之。已不能動。拊其心。亦不躍。則自歸其座。以手自託。以目注視尸身。

#### 第四章

愛林登聞樓下有門聲。始醒而起。傾耳以聽。而心肺相觸。其動如抽水之機。或以爲郵政以書納諸箱中。叩扉以示屋中之人。已而又思。果爲郵人。則一叩之後。無復再叩。乃又聞有聲。較前爲厲。遂滅其電燈。然後下樓。手顫。啟其關。聞有御者言。

曰。先生命我以車候此。可一句鐘矣。得毋忘懷耶。愛林登曰。吾乃未嘗命爾候此。御者曰。安得言無。主人親語我。句愛林登不待其言之畢。卽曰。汝非御我來此者。御者視愛林登曰。吾果誤矣。坐吾車者。尙有巨篋及書。愛林登曰。汝且少待。我問主人。尙須此車否。然主人尙有事。爲候須一句鐘也。御者曰。幸勿催迫。吾且須於此。愛林登遂闔其扉。少止。復啟關。以五先零予御者。令行。更闔其扉。亦不登樓。徘徊暗行於書記所居屋中。忽爲物絆。幾仆。以手捫索。則一巨箱。箱蓋立翻。墜地作響。出火燭之。見爲鉛胎之巨木箱。箱蓋之裏有黑鉛筆書曰。金克司願主人平安。遂拾其蓋。外面則書減筆書約翰白老地二字。更書曰。第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二號。愛林登曰。此必白老地自貯其所愛之書。付諸收藏之室。顧旣見此箱。遂得策。且納此尸於箱中。姑掩一時。更覓得少資。逃往異國。策就去外衣。捲袖。盡取白老地之書。疊之箱次。然後登樓。入白老地屋中。本不敢近其尸。顧事急。亦無如何。遂力挽其尸。下樓。引面他顧。納其尸於箱中。寘尸時。見白老地表鍊之上有小圖書。

明知竊人圖書爲重罪。而勢在不能不取。肆中本儲東方香料。遂合其至醲者。灑諸箱中。尸上鋪之以書。然後以鉛蓋之。且四按而包裹之。令不洩尸氣。惟尙有漏縫。又防尸氣外洩。宜以火鎔鉛。封其罅。遂用酒燈。取吹簫並松香及鉛。就燈以簫吹火。反燄撲罅處。鉛合。松香受火而鎔。其罅遂合。然後加以木蓋。以釘入之。令固。當吹火時。指已受灼。及椎下過急。誤中其指骨。幾爲碎。然指頭雖痛。尙須引兩鐵條。合箱蓋鐵條交口處。仍以釘下。之下釘後。加以火漆。仍以白老地圖書蓋之。防地上有血。則以燭沿尸來路。一一照而索之。顧乃無有。蓋彈小而入深。卽有血。或爲衣袂所漬。故亦無從溢出。旣登樓。四索亦不見血。則啟其鐵櫃。舉白老地行杖衣帽。悉納之鐵櫃之中。加之以鑰。行事旣畢。氣力都盡。歸臥榻中。似暝。

第五章

明日遲明。愛林登至肆中。書記尙未集。第一事先鑰其扉。舉圖章亦納之櫃中。以夜來匆匆。攜此而歸。遺之恐爲後患。卽夜中亦輾轉不能貼席。疑懼交迸。旣擲圖

書尙疑懼交集。以爲居此耶。或逃去耶。計立逃者。必動人疑。不如姑留。言白老地。已行。留已居。守且卽逃。亦須遠去。非得多錢。無以自贍。又此箱置此。亦非計。法當先去此箱。藏之平安公司中。遂至置箱之所。心膽皆戰。防有遺迹。爲人所得。旣而四顧。皆如夜來所見。心志畧定。箱仍如故。而金克司則立而注視。旣見愛林登。卽與道晨安。言曰。此中殆主人之書籍。爲之包裹者。曾否出之。主人自爲愛林登曰。然。金克司曰。或鉛片中未加松香。爲之封口。卽使憶之。亦不知其所以用此之法。吾意欲更開此箱。觀其中位置。愛林登曰。不可。彼旣自封其箱。必有命意。不爾者。呼爾封之矣。彼臨行。囑我將此箱寓之平安收藏之室。吾作書後。卽攜此箱而行。金克司曰。旣如是者。可以勿啟。主人曾否語及箱之所由。愛林登曰。主人言爾有心。賞爾以此。遂出半金鎊賜之。金克司得金。言曰。旣謝主人。復謝先生。吾舊主人待我殊有恩意。先生亦知。老主人此出。以何時歸者。曰。須一年也。語後自行。白老地案上積來書如山。愛林登一一取而讀之。第一封書。卽麥卡其所寓。言曰。昨日

歸道撲創其股。醫生勸其將息。故來請假。心中自思。麥卡其在是。殊蹙蹙。不如不見爲佳。於是部署日中事。起草付書記。指揮一切。聲氣嚴厲。書記輩大震。以爲白老地剛果。彼尙慈祥。不期受事。亦復果毅如是。實則愛林登治事已。卽行。防約翰佛利爾歸。又防轉運公司至。並將此尸箱。運赴上海。待治事已。遂以車載此箱同行。命御者載赴維多利亞街。平安保藏公司中。道行忽憶及平安公司藏室之門。有兩鑰匙。一歸公司。一歸白老地自藏。顧乃無有。則變計。命至鏘士里街。平安保藏公司中。旣至。仍用約翰白老地之名。寄頓其內。旣歸而疲。臥牀不復能動。夜中仍不得睡。雖事隔一日。於心略安。而指痛如炙。指旣未痊。而心緒復湧。計非以酒自遣。不可。顧一露醉前事。固少模糊。而指上爲酒所衝。激痛加更甚。明日起時。目眶深陷。瘦不類人。然尙忍痛。至於肆中。計今日尋醫止此痛楚。更求睡藥。得少甯睡。不爾者。且發狂易。迨行過裝箱之肆。忽見肆外牆上有木板之蓋。上書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二號。則大驚。氣梗於喉。不知所措。然尙不言。直至於治事之室。發遣

信札都盡。然後燃雪茄。閒行。及於裝箱之所。細審此板。非昨夕裝尸者。耶。胡爲在。是然其中。曾否有金克司。祝主人平安字。果有者。則決是矣。若果爲是箱者。或金克司乘我不備。私啟之耶。顯悖吾命。吾當報復其人。又思卽啟是箱。而鉛皮已封固。或不敗吾謀。時欲尋取金克司。而金克司已行。但有數工人。方治已事。於是試轉其板觀之。則仍書金克司願主人平安數字而已。於是心止不能躍。則力較其菸。忽見有小工行過其前。卽問曰。是爲何物。小工曰。昨日夜中。見金克司在是。翻弄是物。彼中之人。咸謂之爲句。因復中止。愛林登曰。彼謂彼爲何物。其人曰。謂彼爲密司。忒白老地之墓碣。愛林登曰。金克司又安在小工曰。行矣。不知安往。此時金克司忽出。以手背自拭其口。沫愛林登曰。此板胡來。金克司曰。此板卽爲密司。忒白老地書箱之蓋。愛林登心。肺復大震。金克司仍徐徐言曰。吾製此板時。以與鐵條之槽格不相合。故更易之。吾不忍棄去。故留之以爲紀念。小工見此板。倚諸牆隈。卽謂之爲墓碣。愛林登心始釋。然卽曰。肆中安用碣。汝趣去之。並剗去其字。

已而。又。至。治。事。屋。中。

### 第六章

既歸。卽見一書。自麥卡其來。乃來自巴黎。愛林登大異。啟而視之。上書曰。密司忒愛林登見此。醫生勸我至西班牙養病。吾已至巴黎。明日赴西班牙矣。以去日甚長。謹辭肆中之席。吾住處尙有他故。不能奉白。下書路諾爾麥卡其頓首。愛林登讀來書。至兩徧。卽起立言曰。吾得救矣。果使箱數不符。吾亦可推其責與此人。謂其挾箱逃也。心釋而膽壯。則出而閒行。可數武之遠。卽遇一人。曰約翰白老克珊。其人與肆中至稔。一見愛林登。卽曰。愛林登。汝顏色頓異。病耶。或有憂耶。愛林登則自悔其輕出。卽曰。吾果有病。指上爲車門所觸。痛且二夕。均失眠。故爾。白老克珊曰。是夕中爾與白老地何事。白老克珊之問。常語也。而愛林登適觸其心緒。則曰。汝何言者。白老克珊曰。我聞其人於十句鐘中。以火車至巴黎。自巴黎以舟赴中國。愛林登曰。然。白老克珊曰。彼初未赴火車。何也。愛林登曰。我灼知其行。汝何



由辨其未赴火車。白老克珊曰。我亦送客至於車上。客亦將赴東方。吾意爲之介紹相見。俾可作伴。乃車行而仍未至。愛林登曰。怪矣。白老地性質至洪烈。萬無後期之理。白老克珊曰。或出他道耳。想至蘇彝士河後。必且有書。且待其書至。卽悉矣。愛林登漫應之。而別心緒乃愈熾。

### 第七章

愛林登日中指痛如被楚刑。夜中心緒惡劣。尤息息防地獄之慘。時指上中鐵毒血已凝結。弗散。每脈息一動。血赴指上。直如嚴煨之針刺入指甲。痛不可忍。然日中事集。尙可以勞擾消其殷憂。迨夜靜人稀。痛乃逾倍。卽所常至之俱樂部。亦絕迹不往。一則苦擾。一防人多漏及消息。一日夜中靜極。偶至俱樂部。一人坐於隅。陋吸菸。忽爾指頭大痛。力較其脣。脣破血出。眼中急淚暴出。遂取案上香檳酒之木塞咬之。立斷。並細嚼之。且爛。座人見狀。乃大笑。愛林登知狀。卽吐木屑。悄然自出。旣出。卽有人議論其反常。或言其人傷指。第三人言。厥狀且近狂易。又有第四